

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  
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 卷五十九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性理- 明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編號 C4524700

# 卷五十九

##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 極圖

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  
叔後舜英宗准各政得顧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亭  
行聞道甚早遇事則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如務道理  
作太極圖通書易兩數一篇襟懷淵澹雅有高趣尤崇佳山  
廬山之麓有溪為先生濯澗而祭之因寓以濂溪之稱而築  
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  
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第證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  
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御公志  
好學論等章則可見矣滿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  
大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  
以抄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  
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  
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宋內翰宏  
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效穆脩而采而王季胡氏作  
以為先生非正為神穆之學者此持其學之一師耳非其  
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安非  
以竊管疑之及得說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用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猶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龜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故彼祖之民至家相慶簞食壘券以迎王師湯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討商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為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鬻有俊心賢人君子未為所殺則或為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王誅紂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為一而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宣王

按史譜周宣王名靜厲王之丁共和立之任賢使能王化大行周室中興在位四十六年而崩

平陽范曰宣王周宣王任賢使能言用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

新刊理大全第五十九卷

歷代

官虞三代

堯帝

按史譜帝堯陶唐氏也姓帝嚳之子其仁如天其德如神都于平陽以火德王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也

舜帝

按史譜帝舜有虞氏瞽瞍之子顓頊六世孫姚姓都于蒲阪以土德王光華協于帝堯故號曰重華也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頂乎山也唐虞事業

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大虛爾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官非深山之中所能及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心此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猶難矣

禹

按史謂夏禹王姓顓頊之後崇伯鯀之子治水有功受舜禪而有天下都安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禹國在位二十七年而崩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已又曰禹之為未由學而盛其工夫至到者也

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異又有單故下之難使殺得盡其策不失之

或問孫臏料龐涓慕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沈問曰使其不燭必自有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要得必不看下智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必看看到隨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畧詭譎固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

毛遂

按史記遂乃平原君門下客也周赧王時秦攻魏俱得十九人遂自薦勝曰士處世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門下三年未有聞遂曰使遂得處囊中乃領脫而出非特未見而平原君乃以備數十九人目笑之至楚定從不決遂按劍歷階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與爾君言汝何為遂曰王叱遂以楚國之衆也今十

步之內不得恃楚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以楚強天下莫能當。白起小豎子耳，一戰而擊，再戰而克，夷陵三戰也。王曰：「進者誠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捧銅盤跪進。」王當飲血而定從。遂曰：「吾君次者遂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飲血于堂下。」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定從，歸曰：「毛先生一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抵以遂為上客。」

**趙括** 按史記：括趙人，馬服君奢之子。少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之。周赧王時，秦攻趙，趙使廉頗、趙奢、平原堅壁不出。秦行千金為友，間曰：「秦獨畏括為將耳。」趙王信之，任括為將，及行，其母上書言括徒能讀父書而不知合變。若使為將，以敗績，王不聽。使括為將，果為秦。符白起所射死卒四十萬，皆降坑於長平。

**魯仲連** 按史記：仲連齊人，嘗游趙，趙圍魏，魏遣新垣衍，遂解於是。平原君以千金為，極論帝秦之害，秦軍聞之，問策於仲連。遂下聊城，齊王欲爵之，仲連不受，逃於海。上曰：與其富貴而諛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灌嬰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

著者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發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醉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離激之也；故善用者，於其交屬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參卷之餘，而生乎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本傳：蘇秦初出遊，困而扁鵲車騎重，於王者兄弟妻嫂俱目不敢仰視。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應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窮則輕賤之，况眾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本傳：張儀與蘇秦同師，及秦為從約，長時乃先達儀侯之數日，乃見坐於堂下，食以僕妾之餐，告舍人曰：「儀才吾不及，恐以小利忘求，進故辱之。」儀怒，以秦蘇君使舍人，家測金帛車馬，陰結助之卒，相秦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仇激之也。本傳：范雎魏人，嘗從須賈，使齊，齊王悅其

辨口賜之金賈歸告唯相齊齊然擊唯幾死置則中弱之後因得  
出姓名曰張祿入秦秦昭王以為客卿時魏冉用事唯說王廢之  
而代為丞相考應侯他日須賈聘秦唯橋服見之賈曰范叔因無  
恙一寒如此哉耳絳袍贈之遂為賈御至相府唯先入不訟門下  
以實告賈乃絳行謝罪唯曰汝得不死者以絳袍戀戀尚  
有故人之意爾乃大供具請諸侯坐堂上以莖豆馬食之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疎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之而敵國  
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蓋嘗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為  
友門廷必左右近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王知故其君不悟至此  
人多以名用人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也使括而  
以名聞於趙則秦當思之矣而胡為利括之為將也是括虛張疎  
繆之實已又聞於隣國其主不知之耳○問趙長平之敗曰長平  
之敗豈不哀哉此不惟一趙括為之任端一開平原君實為之也  
蓋嘗是時秦嘗有事於魏韓而馮亭欲嫁禍於隣國故以上黨省

歸於趙○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  
而秦有善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此蓋馮亭  
狙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蠶食於韓今上黨有善得之  
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則雖疆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  
得之疆大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之所  
甚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狙詐之術棄龜鑑之名言按  
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豈獨趙括為之哉隼覽

公子昆賢喜待士食客數千人相惠文王及孝成王秦圍趙邯鄲  
盡散家之所有以享士得如士三千人却秦卓犖平原君與齊孟  
嘗焚春申魏信陵諸四豪○史記亭戰國韓上黨守時秦白  
起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亭與其民謀曰趙道已絕不如歸趙也  
被秦兵必親韓也唯為一則可以當秦矣卒降趙事在周赧王十  
三年○按一統志野王縣各本漢所置今為河內縣即  
懷慶府治所仍屬焉○楊子問道篇曰狙詐之家法狙  
猶莊子狙公朝三暮四以智籠眾狙即狙詐之家也言兵法權謀

家流用此巧詐之計也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於韓蘇秦傳秦人蠶食於東汪秦并六國如蠶食桑葉然必自所以及遠也

○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踈節。憤激陳義。有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  
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之羈繫。而秦養於鞶圈之中。則與雞犬何  
異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私心。擔  
簞而往。鼓篋而游。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受人之羈繫。其人  
之秦養。則雖有奇氣踈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  
往往如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  
人之羈繫。其人之秦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  
必為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頡頏

蘭相如按史記相如趙成人初仕趙為舍人時趙有良璧秦請易以十五城相如奉璧入秦秦負約相如乃

完璧歸趙及秦王與趙王會渾池秦王令趙王鼓瑟趙王如亦請秦王擊缶秦終不能勝趙以功拜為上卿

龜山楊氏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  
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哀懼而擇闔之數各射利固無足道者間  
有感情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  
者何多耶予讀蘭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  
藉墨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  
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七掉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  
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跪泣示以必死蓋亦磨虎牙矣夫  
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雌雄之  
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  
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

雌雄

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道其威疆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大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此况一壁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壁終不可得而欲微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壁為之崇也然則全壁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拔萬乘之君陷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怖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

無悔者與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道議

其失哉矛於相如惜其雄傑後席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笑如

此故持為之論者云集覽自謂在子天地篇備體怒臂

或問廉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燕頗可謂賢矣以其

觀之使相如能以待頗之術待秦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

能勝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闖強秦若秦奮其虎

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朱子曰

子由有一段說大段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音

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

要與秦爭却壁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

為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

玉之屬為重君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蔣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會做聲只恁休了集覽按史記下和春秋時楚人嘗左足武王即位復獻之又以為許則其右足及文王即位乃抱璞於荆山得玉璞賦之厲玉以為許則其所以悲也王使人問之曰臣非悲則實玉而視之以石真事而各之以詐通鑑周赧王五十二年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於應侯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與國而得儲君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傳先往問疾及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之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賜文君之子必立為后太子不得秦宗廟焉乃教太子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為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殉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三月而楚王薨太子即位是為考烈王以歇為相封為春申君

**廉頗**按史記頗趙人惠文王時將兵伐齊大破之取晉陽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故強秦不敢加兵於趙

**蘇秦**

**張儀**按史記儀晉人張老之後世居河東始嘗與蘇秦俱學鬼谷子之術後相秦惠王言德計從及蘇秦死後遂破從約說六國事秦歸報未至而惠王卒武王立不悅儀上乃脫身相魏

東萊呂氏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奔魏

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荆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已而發於人烏可又邪集覽戰國內辰年趙孝成王使廉

頗代魏取繁陽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亡怒攻之遂出奔魏亡不能用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楚人迎之頗一為楚將

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遂卒於楚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為其與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其半折四境



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  
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為蘇秦也  
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道儀以術而激  
儀何邪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未可以情告也

**屈原**按一統志原初庸子名平楚武王子殺後宋食于屈因氏始仕楚懷王為三閭大夫掌王族三姓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辯論而自顯若其為行  
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  
之純全而畧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况如屈  
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志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  
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

**屈原**  
建清

中庸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言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范雎**按史記范雎魏人游說諸侯欲事魏家貧無以自資而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為賈所譖魏相攻殺之時脫身

入秦為相封應侯

涑水司馬氏曰穰侯相秦秦益疆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  
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雎與能為秦忠謀亦非有怨於  
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  
秦主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  
未至如睢之所言孔子惡天佞者豈以此夫集覽  
武王后羊氏異母弟也武王時任戎用事及武王薨迎立其甥魏是為昭襄王拜為相既而為丞相封穰侯遂專國政諸侯畏之

**總論**

庸齋許氏曰秦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行之可稱

者固難以指而數者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  
論未嘗不相望于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如齊之鮑叔管  
仲晉之舅犯先軫卻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為賈秦之百里  
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也足以  
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絕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  
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  
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餘皆保全境內幸免社稷  
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  
止足以用一國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為春秋之時吾  
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活之分裂天綱地維一墜而難振  
民彝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之

時陰陽氣運之厄方有以成晉道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

為已任吾知其力無所施集覽按史記鮑叔牙齊人敬

公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子孫世祿

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國語按國語鮑叔偃字子犯晉大夫文公

為公子時出亡在外偃與兄毛從之十九年比文公定王室宣信

諸侯而霸天下大抵多偃謀注孤偃為晉文公舅故曰舅犯列傳

按春秋傳克晉人缺之子景公時使克於齊上頃王母從樓上觀

而笑之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言執政又伐齊也

使太子強為質兵罷既而又使克來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

衛共伐齊困頃公齊敗走晉追比齊獻室器求平不聽必得蕭桐

姪子為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公母奈何必得

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平宋史按左傳宋文公四年鄭伐

宋上使華元將元人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馳入

鄭軍元敗績文公因之秦史按一統志子文姓闕名數於

秦

菟春秋楚人仕楚為令尹三仕三已無喜愠色舊令尹之政必告

新令尹孔子稱之曰忠秦史按春秋傳百里奚宛人秦

襄公七年而無所遇知其將亡不諫而去之秦困於牛口之下

秦繆公聞其賢以五羊贖之授以國政秦日強盛號曰五羖大夫

始皇

按史記始皇名政並襄王之子實宮不帝之實腹子也二十六年始滅六國初并天下更號皇帝以水德

王十月為歲首變三代之制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惡儒生以古非今燒詩書百家語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在位三十七年君帝位十有二年東巡狩崩于沙丘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請田甚衆或者非之翦曰王桓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委我僕不多請田它為子孫業則主疑我矣范陽張氏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既已淪歟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集覽**

按史記翦穎陽人將兵六十五虜

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用兵與白起齊名

王翦傳註徐廣曰但一作粗通鑑釋文曰但通作粗心不精也

或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子曰秦之

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

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

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

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而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

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

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絕滅都盡

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

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趙王更阻遏他不住漢高祖自小路入

秦由今襄陽金商監田入關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羽盡殺

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嬰在也

茅焦

按史記焦齊人秦繆毒之亂始皇遷太后於雍下令曰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最後諫言甚切直始皇悟母子復合如初

陳勝

按史記勝陽城人嘗與人傭耕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遂起兵于漁陽二世元年七月與吳廣許儼公子扶蘇師大楚勝自立為楚王廣為假王遣將伐秦七遣將軍章叩拒之廣為裨將田成所殺勝之御莊賈弒勝以降秦

潛室陳氏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之輸忠者

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

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折秦之主皆脩秦之爵也又非

必皆秦之所產比且道言之士也而為是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

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

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汨俱出

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為工耳若夫潢汙行潦弱翁稚子可變裳

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

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領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

若茅焦者亦幸矣

集覽

家貧無所而食其子投川得千金之珠翁

曰珠在驪龍領下子遭其睡也使其信子當為養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

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之舊史按其行事謂其不幸如

是而致敗設不如是其事當復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

所置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微矣而史誇之

若曰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免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

欲其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一旦之

秦民之湯武

死為天下首事蓋未知為止誰辜也在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興亡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涉事者猶憤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略盡乃其所不慮之成卒猶能為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總論

五峰胡氏曰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為鴻荒之世與氣復而滋萬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

耳集覽

按史記耳大梁人嘗仁命游外黃後從漢高帝定天下以功封趙王

耳為列

陳勝起兵餘立為代王

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寬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

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

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侵弱智詐愚禹之制浸隨浸紊以

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

之舊而人紀修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

小強吞弱智詐愚湯之制浸隨浸壞以至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

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

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吞小強侵弱智詐愚武

王之制浸隨浸亂先變於齊後變於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

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為天子憂之而命

舜舜為宰臣不能獨任憂之而任禹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辯土

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寬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

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

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侵弱智詐愚禹之制浸隨浸紊以

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

之舊而人紀修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

小強吞弱智詐愚湯之制浸隨浸壞以至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

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  
亡天也非人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儒  
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亡秦為可法  
也

或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朱子曰此亦在人  
做當春秋時秦亦為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  
狄擯之使不得與口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  
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  
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  
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  
強豈不是會集覽周顯王二十二年即位蒙已成之業諸侯來朝

天子資致文武昨一戰勝魏七納地至再五國之師會盟攻秦七  
出兵迎敵五國敗走於是滅蜀伐趙伐韓伐楚凡斬百工十五萬  
二千在位二十七年。武王各湯惠文王子以周赧王五年即位  
韓魏齊楚趙皆賓從初置丞相其陵拔韓宜陽斬首六萬玉有力  
好戰力士任鄒烏獲孟詵皆至大官王與詵舉昂絕跡而死在位  
明年。昭襄王名稷武王異母弟以周赧王九年即位伐楚伐韓  
魏伐齊伐趙伐燕凡斬首虜坑殺坑死一百五十  
四萬六千遂并西周而赧王亡矣在位五十六年。○問温公稽

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  
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其竊謂秦以虎狼并天  
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况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咎其守  
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曰賈生温公之論若究其極固  
為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為攻取者謀以為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  
也乃為既得之後而謀以為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  
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則日取之之逆者既

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集覽**  
按通鑑

皇少子始皇崩李斯趙高矯詔殺太子扶蘇而立之在位僅三年

陳勝吳廣兵起沛公率兵入關趙高弒之于望夷

秦王子嬰扶蘇之子趙高弒胡亥立之既而使齋見朝乃稱病不行高自往請嬰刺殺高夷其三族在位僅四十六日沛公兵至朝上子嬰素車出降而天下歸漢

新刊性理大全卷之五十九



所入  
圖  
書